

高建英 ◎编 著

爱情是一场童话般的神奇雨——
把我们的梦淋湿了的那场缠缠绵绵的毛毛雨！



坎坷岁月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校园精典小说选

坎坷岁月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校园经典小说选/高建英主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
人民出版社,2005.11
ISBN 7-204-08159-5

I. 校... II. 高...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9190 号

封面设计:张娜
责任编辑:乌恩其

校园经典小说选

高建英 主编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邮编:010010 电话:0471-4972059

三河市长虹印刷厂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8 字数:1300 千字

ISBN 7-204-08159-5/I·1727

全 14 册 定价:417.68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内容提要

高远的天空纯净幽蓝，云朵们似乎刚刚睡醒，正悄悄舒展各自的曼妙身姿。深圳逐渐疾速地远离开我。恍惚中，在我眼中隐隐映现出一个女孩子甜美的笑容，那般秀丽、清纯，她的样貌是模糊的，但似乎又非常熟悉……她，会是我的婷婷吗？

火车行驶的声音愈发响亮，在阵阵轰响的音波中，我对着窗外那片飞快游走的土地深情地说了一声：

“早安！我的深圳！”

老婆说深圳有很多机会，你来就知道了。我对此深信不疑，不提耳闻，提我认识的就有四五位在深圳混得有车有炮。我给李桑田打电话问如果我去深圳的话会混成什么模样，李桑田说：“萧寒你是哥们我跟你说句实话：能活下来的就是英雄。”我说你这是在暗示你自己很牛气，我要是去了仅仅就落个存活的份儿吗。他冷笑着说：“到了深圳谁都是孙子。”他说深圳也不像多数人想像得那样公平合理，同内地一样得需要拉关系、走后门儿，靠一夯实人儿扶你一把，“这里只会比内地更深奥，不会比内地更浅薄。”我说这个理儿我倒懂，但那边的规则感怎么说要比内地强些吧。他冷笑着说：“规则是人创造的，你要是混得好的话，深圳规则会为你改写。”

老婆去深圳时，我曾经让李桑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照顾照顾我的老婆，李桑田满口答应。后来问老婆见没见到过李桑田，她说吃过几回饭，“李这个人炸炸乎乎的，我不喜欢。”她说。我赶紧说：“谁让你喜欢他了，我是让你有什么办不了的事找找他，平时你们不要见面。”老婆笑了，“你要是放心不下的话，就赶紧来深圳呀。”

于是决定来深圳是猛然间的念头，我突然很想老婆，她时不时在电话里说她现在漂亮了，看不到怪可惜的，深圳是座年轻的城市，谁来了都会变得年轻老公你也一样。

我同我们报社的总编请假说我老婆非常想我，已经半年多了（实际是四个月）我怎么也得看看她现在是个什么状态，不行的话就让她回来，我就去十天，将在第十三天的晚上回来，然后照常上班。

“那你的版怎么办？”——总编问。

次

何
岁
月



我说我已经委托给别的编辑了。

“你们的工作太轻松啦。”

我说不轻松，忙得很哪。

总编说哪里忙了，版都能给别人编还忙吗？你去吧。快去快回。

然后我去办边境通行证，本来找了个认识办证的编辑，但他认识的那个武警调离了，我就忸怩着说我是报社的，有很多熟人。办证的武警笑了：“就三块钱手续费，你还是交了吧。”

我给他五块钱，他找我两块，给我盖了个“与身份证共同使用”的章，在期限一栏中写上“6个月”字样。我说能否给办一年的，我再给你三块。他说不行。

我三十岁，在家乡东北一座小城的日报做了五年的新闻记者。

2001年3月11日清晨，我在深圳罗湖火车站看到了我的老婆。如她所说，脸儿变得更白嫩了，火红的头发，短短的牛仔夹克和肥大的牛仔褲。身材瘦了许多，四个来月的深圳生活的确磨炼人，现在从老婆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老师的影子。“你变了变了变了！”我第一句话这样说。老婆歪着头看我，笑嘻嘻地问：“哪里变了？”我说：“好像是心肠吧。”“去！我就是变好看了。哪像你，大老远就见一农民企业家在那儿东张西望，走近看原来是你……”

四个月前的老婆不是这样。在我的东北家乡，她是一所中学的英语教师，衣着简单素面朝天，穿条裙子都不敢露大腿，我瞬间感慨职业与地域在短时间内可以完完全全改变一个人，曾经那样本份的一个老婆，到深圳这几天就成了花花世界里头的小歌女了。“公司里都穿成这样儿，我也没办法。”老婆说。

同所有的中学老师一样老婆在工作上没什么起色，教了三、四年课了，在课堂上就是讲出花儿来学生也不买她的账。她时常陷入某种烦恼。来深圳是我为她设计的，我说：“你要实现自己的价值！”

“那你哪？”她问。

“你去了之后我再去，我们不能一块冲锋陷阵，万一都牺牲了怎么办？你在那边稳定些之后我再去。”

当老师的都很单纯。临走前一夜她一定要给我唱首歌表表心意，又不敢大声唱怕吵到邻居，就小声唱，像蚊子哼哼，唱的是《约定》这我记得。问题是把我唱困了，在歌声中我香喷喷入眠，她没打扰我，独自嘤嘤哭泣到凌晨。

在机场，老婆的几个学生哭咧咧地欢送她。一个女孩子说：“郑……老师，我们爱你……呜”，其他几个学生一窝蜂地上去拥抱我老婆：“郑老师我们也爱你。”

老婆也哭，一一替学生们擦泪：“老师也爱你们，你们要认真学习，将来，去深圳看老师哦。”

我在旁边看着，提醒老婆：“机票，还有身份证要分开装。喂，你听我说话没有，别一掏机票把身份证掏丢了。”

老婆哭着瞪我一眼，一边抚慰学生一边冲我喊：“知道啦！”

载着老婆的飞机腾空而起，那一刻我心里有些发紧，老婆将不属于我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她属于深圳。

老婆刚一到家就皱着眉头冲到卫生间里干呕了一会儿，我问她怎么了，她低着头说是咽炎，我随口说咽炎咱也得过好像不是这个症状。她说男女症状不一样。

我抱过她的肩膀微笑着说：“老婆你受苦啦？”

老婆已经泪流满面，抬起头迎向我，将嘴唇凑上来。小声说：“你终于来我身边了。”接下来我们造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四个多月了，我在东北守身如玉，都快起毛了。此刻新鲜的老婆让我一时手足无措，但她毕竟是和我生活了四年的老婆，再怎么陌生也是熟悉，不同的是过程中平添了几分说不清的刺激。

这间单元房是老婆两个月前租下的，四十平米一厅一室，23层E座。位置在布吉镇。出了布吉联检站过一站路就到了。

坎

何
岁
月



两个月前这间房子里除了蟑螂什么都没有，是老婆用她勤劳的双手一点一点地将它置办成一个家。这过程中，我不知道李桑田是否帮助过她。我是敏感型的，老婆的每一个细微变化我都会看得真切并且浮想联翩。即便是如今的她从里到外像换了个人，我还是能从她的言谈表情里探索出她所隐含着的东西。

我不说，心里恍惚认为老婆的干呕不一定是咽炎，会是什么呢？这是深圳，她一个弱女子……这种恍惚旋即老婆的微笑中灰飞烟灭。老婆是可爱的，我不可能也不应该胡乱猜疑。

这四个月中，平均我与老婆每三天一个电话掌握她的行踪。她在深圳的第一个星期住在福田区的一家中档酒店，我把我们结婚四年来的三分之二积蓄拿给了她，“住干净的旅店，住半年，半年之后找不到工作就回来。”我叮嘱她。

她很幸运，到深圳一周后，她找到了位于凤岗区一家台湾人开的玩具公司。在家乡的中学她是教英语的，应聘时比较流畅的口语赚了不少分数。那家公司供吃供住，但月薪只有一千三百元人民币。两个月后，她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招聘广告，就跳槽到现在的这家服装公司，月薪比玩具公司多出一倍。这家公司老板是印度人，二老板是个台湾女人，他们是夫妻关系。三主管是个中印杂交品种，据说只有二十岁，是印度老板的什么什么表兄弟。基础员工都是中国女孩子，老婆最大，但没透露自己已婚。“在深圳结婚的女人一般都说自己未婚，已婚女人不好找工作的。”老婆在电话中理直气壮地说。我在电话这边说：“但你心里要牢记自己是人家老婆了呀。别拿这个当某种行为的借口。”她笑了：“一时半会儿还忘不了。”

后来，每次电话她都巴巴地说：“你什么时候来啊，我们老这么分着可不行。”

老婆不能喝酒，没喝多少回家后又吐了，我轻轻拍着她的背强颜欢笑地说：“昨天种地，今天结果。这样的媳妇哪儿找去。”老婆面色发黄，呕出些清淡的汤水，漱漱口疲惫地笑笑。

这是我来深圳的第二天晚上的事儿，李桑田开着自己的白色富康接我，请我和老婆吃饭。我们到春风路老婆所在的盛泰公司门口等了半个钟，才见老婆从几个女孩子中间蝴蝶似的扑向我们。

李桑田供职于《深圳经济报》，财经记者，四年前来深圳。在家乡的日报，我们曾经联手打造过好几篇虚假新闻。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我俩为了讨道士观那位漂亮女道士喜欢而连夜炮制的《道可道非“常道”——一位纯情女道长的爱情观》了。我那时才到报社一年多，大我一岁的李桑田负责“带”我，他常跟我说的话就是：“做出新来才可闻播于世，新闻不是等来的，是琢磨出来的。”

他与我，四下蹭饭，大到各局各部各委、小到个体户小作坊学生小饭桌，终日酒气熏天、走路不稳。终于讨饭讨到位于郊区的清雅之所——道士观。那天喝得的确很多，做陪的女道士叫什么现在忘了，轻颦浅笑的俊俏模样直惹得我俩还没喝就先醉了。胡说八道一通之后我们嚷着给女道士算命，当得知美女道士比我还小两岁时李桑田急赤白脸呼地站起来，指着女道士的鼻子吼道：“我要写你！”

稿子由他执笔连夜赶出，正赶上我做编辑画周末的版，连图带文洋洋四千米字码了大半个版于翌日刊出。一早，《道可道非“常道”——一位纯情女道长的爱情观》散发着油墨的

坎

何岁月



余香面世，还未等我俩孤芳自赏完毕，道教协会和道士观的人就将报社围了个团团转。从而我得出结论：世界末日随时随地都有光临地球的可能。我俩哆哆嗦嗦地从厕所窗户向下望，不约而同急出一泡尿，彼此相视对方的那话儿——都吓白了。

报社方面紧急责承印厂工人追回订阅发行的报纸，并重金购回零售报纸，重新制版于下午另行发行当天日报，那篇稿子被换成《道士观——一个幽静的仙灵之所》的风景散记。对我的处理决定是扣发两个月奖金及记过一次。对李桑田的处理大概是扣发半年奖金并停职工作三个月。

被停职一个半月之后，李桑田失踪。

半年之后，李桑田油头粉面归来，逢人礼貌问好，曰：回来办工作关系。其时大家才知道他已经在《深圳经济报》工作了四个来月了。据他自己说：很累、很忙，但赚得比家乡多得多。

老婆坐上车，李桑田不怀好意地嘿嘿笑说：“小眉又靓啦，像个小太妹。”

老婆转头打量自己：“没有呀，我今天穿得挺普通的啊。”

李桑田：“普通才性感，要是故意穿得性感倒不性感了。”

老婆（不好意思地）：“人家可不是为了性感才这样穿的哦。你别瞎说。”

李桑田（沙哑地）：“呵哈哈哈哈……”

这段对话挺让我腻歪，嘴上不好说什么用眼角狠瞪了老婆几眼，天暗的缘故吧老婆仿佛没有发觉。李桑田七扭八弯地带我们来到一家名为“醉翁亭”的徽菜馆。家乡的另外两个熟人董方和肖晓已经等候多时，这两位亦是家乡新闻界的同行，曾在电视台担任编导什么的，都是在两三年前南下深圳，目前在深圳电视台工作。后来李桑田说：如果不是你萧寒来，我们今年一年可能都见不上一次面。

我有些浮躁，与水土不服有很大关系。酒未喝多少，菜也没吃多少，李桑田一伙极力劝酒，后来我看明白了，是劝老婆

喝酒。老婆情急中干了两杯，脸上红晕朵朵，真的有点性感。

李桑田说很久没有这样痛快地与家乡人在一起喝杯酒了，嘴里都快淡出鸟儿来了。我说，家乡的父老乡亲都很羡慕你啊。他说那就羡慕去吧，妈的我对那地方没好感。类似的话在以前我俩的电话中我也听到过，他说即便没有道士观的事他也会离开家乡的，“那是口深井，在里面怎么晃荡都脱离不了这口井。”

他曾有短暂婚史，媳妇长得也还端正，离婚原因仅仅是“性生活不和”。他说前妻阴道狭窄，形如细线，怪异刻薄，水都难以流淌过去就别提那话儿了。第一次竟是捏进去的，“你说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在深圳据他说也曾谈过几次恋爱，后来不一而终，具体原因是什么说不清，但给人感觉都与阴道狭窄有关。

谈到搞对象，老婆晕乎乎地插话：“深圳的女孩只认钱，不认人的，纵是你有才华有品德有志向，没钱就不是好男人。——这话不是讽刺你们哦，——是真的。”

我笑咪咪喝口酒：“包括你吗？”

“我？”老婆用手指着我的鼻子，“我是人家老婆啦，只认人不认钱的。”

“好了好了，家里扯淡去，看着眼晕。来，喝酒。”李桑田端起杯子。董方和肖晓酒力不凡，但不像李桑田这般吆五喝六的。大多东北人吃饭，都喜欢喊叫，这与我的性格不符，但我喜欢凑这种乱哄哄的热闹。后来李桑田喝多了，突然扬手啪地摔了个酒瓶。饭店里吃饭的几十桌人停止咀嚼齐刷刷地看我们，董方和肖晓慌忙起来将李桑田架出去，最后是肖晓埋的单。

李桑田嚷着没喝多，要去喝茶，对我老婆说：“小眉你别见怪，萧寒是我最好的哥们，我今天是高兴。”

董方也说：“喝点茶醒醒酒也好。毕竟大家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李桑田开车拉着我和老婆，董方坐肖晓的奥迪，这车



是他们单位的采访车。深圳就是好，公家的车也可能当私家车用。我们被拉到一家装修辉煌气派的茶楼。喝上了茶，心境朗然一些，酒劲也被压下许多。

董方告诉我深圳守则：别提借钱，在深圳有要钱的可能，但借钱没可能；不要热心肠，你只顾把自己管好就成了，别乱学雷锋，做了好事没准弄一裤子屎；相应地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的帮助，没人真心帮助你，即便接受了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不要听信任何承诺，承诺都是假的，如果他有真情实意就用不着承诺了；不要找鸡，越贵的鸡患艾滋病的可能性越大；不要吸毒，吸上一辈子就完了……

老婆吐完后躺在床上就静静地睡起来。我心里悸动一下，转瞬将想起来自己反倒显得很龌龊的想法否决。我当然相信自己的老婆，作为丈夫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是对的，但得分场合分时候。这想法像针，再小的劲儿也扎得人生疼。老婆一直患着比较严重的咽喉炎，刚结婚时我就知道，有时候痛得说不出话来。偶尔也觉着嗓子恶心，但并没有过连着两天都干呕的？！

四个月前，我们的每一次房事都是加了安全措施，昨天没采取措施是因为我们小别胜新婚，另外我清楚地记着这几天是她的“安全期”。我思考了从见到老婆时起一直到现在的每一个细节，忽然惊惶地觉得老婆似乎隐约地在隐瞒着我什么，她处世简单的风格又无法让她永远地隐瞒下去。总之有些不对劲，究竟不对劲在哪儿我也搞不清……

自从老婆来到深圳，我在家乡每天都过得缺乏睡眠。下班回家后草草吃掉晚饭，就坐在电脑前玩电脑游戏，一般都玩到凌晨三点。几个儿时伙伴聚餐时都面带红光羡慕地问：自己个儿一个人在家，晚上闲不住吧？我如实回答：打游戏。一哥们嘻嘻笑：记者说话就是文雅，不说打飞机说打游戏。

我无暇同他们理论，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全乎着，他们对我独自在家的想像更多是在发泄自己的意淫。这帮子哥们都在基层，我强些，坐办公室。在东北家乡那座小城市，工资差

别并不是很大，要说多赚我不过比他们多赚一、二百块钱。大家的工资额度都在一千块钱上下晃荡。标准是国家定的，与地方经济有密切关联。可喜的是大家都很知足，偶尔奖金多出五十、一百的还能可贺一下子。所以当道士观事件结束两年以后，也就是说同李桑田通过第一个长时间的长途电话以后，我对深圳开始蠢蠢欲动。

谁都爱钱，我尤甚。

分离的四个多月间，我自己独住在北方家乡我们真正的家中，那是一间很小的家，一室一厅，厅小到一臂宽两臂长。我打通了厅与厨房的隔墙，这样才可以称为“厅”。是这个小家促成了我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同样是人，人家比尔·盖茨怎么那么牛B，大房子住着大宝马开着……这话儿虽扯远了，但理儿在那摆着。奋斗啊奋斗，不在奋斗中爆发就在奋斗中灭亡。于是我用了近大半年的时间劝老婆向南发展，“展开双翅尽情地飞吧，到了那边，你会惊讶地发觉自己原来是只雄鹰。”最初老婆不屑一顾，反问我：“你为什么不出去？”“我不是差着文凭嘛，我要是本科我早就颠儿了。”我是大专函授，进了报社以后进修的，在这个社会上函授文凭像浮萍，摆在哪儿都无根无基，顺水一冲就无影无踪了……这也是为什么我老觉着自己照李桑田之流矮一头的原由。

3

上午八点半，我与老婆挤上满登登的破中巴，据说此类报废的中巴专跑短途，活一天少一天，直跑到散架瘫痪才算寿终正寝，有时候看着握方向盘握得颤颤微微的司机真怕他突然回骑着前轮拐别处去，扔下一车人不知所向。我们坐到布吉联检站。从草埔站坐大巴到她所在的公司得用一个钟。

坎
何
岁
月



我对每次“入关”要亮出身份证和边防证很不适应。老婆说一定要适应，身份证件在深圳至关重要，有时候光有边防证也不行，边防证满天飞，走在大街上随时有被抓去收容遣送的可能。老婆到了那家印度公司以后，公司方面为员工办理了暂住证，暂住证比本土身份证在人格上说来差一节，但要比单薄的边防证夯实得多。

据说在边检大厅内外，终日游荡着人蛇，这帮人专门盯着无证过关的人，无证人以为“过关”大不了就是穿越个铁丝网什么的，在人蛇的诱惑下还寻思要体验一把别开生面的野战游戏哩，于是屁颠儿屁颠儿跟着人蛇后头跑。结果混帐人蛇将这可怜虫带到后山，一声呼哨之后冲上来一群同伙将无证人劈头盖脸痛殴一顿，抢光钱物不说有的把内裤都给你扒了。时常有面色惶恐的裸奔者四下打听派出所在哪儿——除了精神病就是这样的倒楣蛋儿。

所以在深圳衡量一个人有时候不光看他钱多钱少，还得看他有没有证。

老婆冲我喊了一声：“祝你好运”挤上大巴，透过车窗向我微笑着招手，我对她点点头。

独自走上深圳的街路我有些孤单，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在离家这么远的城市里走路，昨天晚上我在日记里这样写：“对于城市来说，一个人的到来就像尘埃的洒落；而对于一个人来说，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等于换了一种人生。”

坐上18路车行进了一个多小时来到深圳市人才大市场。这个市场给我的最刺激的印象是它的大，大得每个人在里面都像条小鱼。昨晚董方告诉我，在人才大市场一般只能找得到月薪五千以下的工作，所以说对初闯深圳又无依无靠的人来说这里是认知深圳的一个窗口。你可以从人才大市场寻觅到最基本的保障你生活的工作，同时你也能在这里真实地认清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

如果我能找得到月薪五千的工作，我就乐得忘了自己半斤

八两了。我说。

董方说，月薪五千的工作在人才市场里凤毛翎角，你先别指望，能找到三千的就不不错不错了。

董方来深圳时就是在人才大市场找到的凤岗电视台的工作，最初月薪三千元，但听说上班第一个月光红包就拿了五千多。后来深圳电视台大规模招聘，他报名去了。肖晓就是他这时候从家乡拉过来的，两个人同时应聘入台，从扛机器摄像开始到后来分别调入不同的节目组当上了编导。

人才大市场是学生们的天下，三十岁的我混在中间多少显得成熟，同那些无社会和工作经验的大学生们相比，我的工作经验是竞聘资本。我带着一摞子刊发我作品的报纸和获奖证书，前前后后问了四家招聘“编辑、记者”的公司，这些公司大多招聘内部刊物的所谓主编或广告策划，与我的想像大相径庭。他们倒是痛快，先告诉你试用期一千五、期满后月薪三千。我分别一一留下复印资料。

“我们会一周内打电话给你。”他们留下这样的话打发了我。后来老婆帮我分析，在竞聘工作时，用人单位是最迫切的，如果他们相中了你根本用不着“一周内打电话”，而是立马就同你谈条件，谈妥的话第二天你就可以上班了。老婆的一位同学在这里竞聘成功，考官当场收摊紧三火四把这同学拉上汽车直奔公司，同学以为被绑架了，下车后脸儿都白了，听到公司老总和蔼地说“我们能提供给你的工资是每月三千五百元”时才恍然大悟：咱被录用了。

所以你得到“一周内打电话”的答复时就转身吧，十个有九个是客气话。所以在深圳找工作打个不恰当的比喻类似大海捞针，“一般来说三个月之内能找到工作就不错了。”董方说，他刚来时也是住一便宜招待所，住了四个多月，递了无数简历，终于在一个阴雨天的下午接到凤岗电视台要他去面试的通知。

每个摊床前都聚满了人，有一个不大的摊床火爆得不行，



人都几乎擦成擦儿了，我没看清招聘什么也跟着挤，当时我还奇怪为何这里都是男的没女的，等挤进去才看清：一家物业公司招聘保安。

转了半天我转累了，到大厅里的士多店买了瓶水，下楼。走到门口被一个眉清目秀学生模样的女孩拉住了衣角，我警惕地问：“干啥？”——一着急脱口说出了东北话，这是让我忌讳的，我不想给人以刚到深圳的感觉。

“您好，请问你找什么样的工作？”女孩礼貌地问。

“关你什么事？”

“如果您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的话，也许我们公司会有适合你的工作？”她微笑着。

我仔细打量这个女孩，个头不高、长相还行，透着南方人特有的单薄。很职业化地看着我，但眼睛时不时警惕地望向我的身后。

“你什么公司？”我问。我心里很坦然，当然知道自己此刻位于陷阱边缘，听说深圳有很多陷阱，不少还都是以美色勾引，虽然这女孩看起来不像。另外，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就是掉馅饼也不可能人才大市场里砸我头上。我现在算个什么东西我知道。李桑田曾在电话中同我说过这样的话：“深圳流行一句话：从零开始！即便你曾经是个总统，到了深圳也得从头混。这边很现实。”所以我对目前自己的身份很清楚：一无业混子。我现在除了命一条就是兜里的五十七块钱，心想就是上当了又能被骗成什么样，反正都是闲着。

三月的深圳天儿挺热。想想家乡的三月还是黄沙漫天、恶风呼号，女人们脸上都罩一纱巾跟恐怖份子似的。而面前这女孩子风仪清丽、轻盈整洁、面带微笑，刚刚在市场里挤了满头热汗，在门口同她逗逗嘴也算解乏了。

女孩眼睛亮闪闪小心翼翼地：“我是丰收保险公司的。”她又冲我勾了下手指：“这样，我们到外面阴凉处谈好么？”

我笑了，点头随她走到外面小广场大屏幕下边坐下来。女